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朝綱目備要 目錄 卷一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孫藩

謄錄監生臣沈霽

御題南宋兩朝綱目備要二首一韻

侂胄家奴抵罪宜禁軍何致似興師書載收侂胄時命殿前司中軍統制夏震選兵三百防護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夫侂胄雖竊權實臣分耳有罪執而誅之不過擒治家奴其事甚易何致多煩禁旅儼如敵國乎

深謀爾日出彌遠月落還如星替之除侂胄之議建於史彌遠迫彌遠柄政其擅權用事專任僉壬奸惡幾與侂胄無異何不鑒其覆轍也

孟浪挑金固匪宜幸和可忘詰戎師西山豈啻工章句

一跡興衰實繫之真德秀論和議大畧云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況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和者太重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彼乘我不備以兵具謀將

無以應願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修德行仁為實務蒐討軍實申儆邊防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德秀此疏于安危盛衰之故實能切中豈徒講學工文已哉

史部二

兩朝綱目備要　　編年類

提要

臣等謹案兩朝綱目備要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所紀自宋光宗紹熙元年迄寧宗嘉定十七年事蹟諸家書目皆不著録考元吴師道禮部集有答陳衆仲問吹劍録云續宋編年於吴曦誅數月後載李好義遇毒死又有

題年成父所作鄧平仲小傳及濟邸事畧後云吳曦之誅實楊巨源結李好義之功爲安丙輩娼忌掩沒近有續陳均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雖能書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孫忠銳之罪歸之大抵當時歸功於丙故其事不白云云核其所引與此書所載相合疑此書在元時嘗稱爲續宋編年然師道亦未嘗明言撰自何人也觀其載嘉定

十四年六月乙亥與莒補秉義郎其目云即
理宗皇帝考宋代之制舊名亦諱乃直斥不
避似乎元人然其書内宋而外元又叙元代
得國緣始多敵國傳聞之詞或宋末山林之
士不諳體例者所作歟陳均編年備要因通
鑑長編而删節之此書則本兩朝實錄參以
李心傳所論中如稱趙鼎為趙丞相安丙為
安觀文錢象祖為錢參政李壁為李參政史

彌遠為史丞相多仍當時案牘之文未盡刊正紀金元啓釁之事追叙金源創業譜牒秩官具載顛末似单行之書非增續舊史之體然叙次簡明議論亦多平允如蜀中之減重額湖北之行會子范祖禹之補謚何致之罷制科胥足補宋史所未備其紀年互異者宋史韓侂冑傳載薛叔似宣諭京湖程松吳曦同赴四川鄧友龍宣諭兩淮徐邦憲罷知處

州皆在開禧四年考開禧實無四年此書載於二年丙寅當得其實其姓氏之互異者如宋史趙彥逾傳有中郎將范任此書作范仲壬趙汝愚傳有宣贊舍人傅昌朝此書作昌期步帥閻仲夜此書作王仲先本紀副都統翟朝宗得寶璽此書作興宗俱足以互證異同惟於史彌遠廢立濟王事畧而不書或時代尚近衆論不同其事未經論定故闕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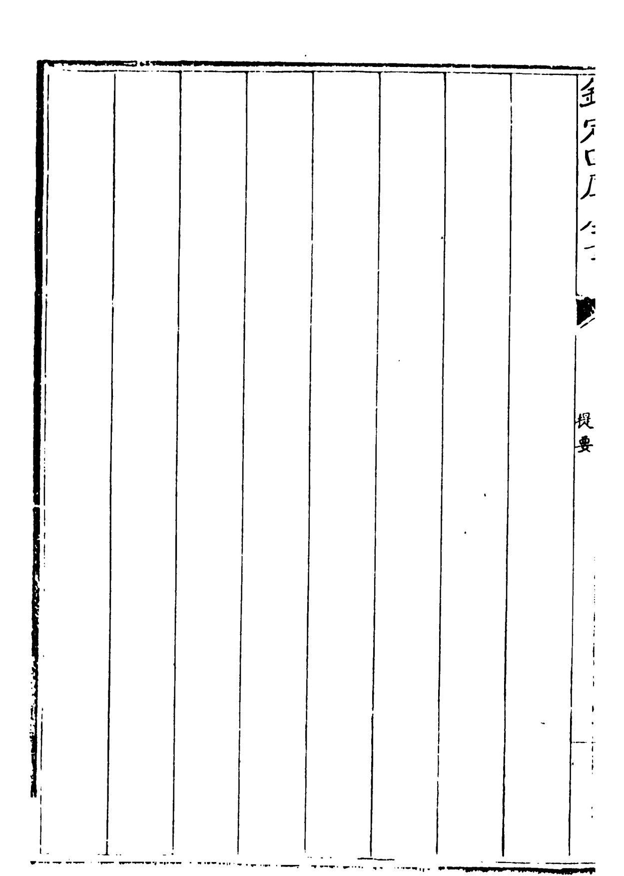
歟然彌遠之營家廟求起復一一大書于簡
知非曲筆隱諱也其書世罕傳本惟見於永
樂大典者尚首尾完具謹校正繕録以備參
稽原書卷目已不可考今按年編次釐為十
有六卷其中間有敘述失次端委相淆者
睿鑒指示曠若發蒙謹仰遵
聖訓詳為核正各加案語以明之俾首尾秩然不惟久
湮陳笈得以表章且數百年未補罅漏一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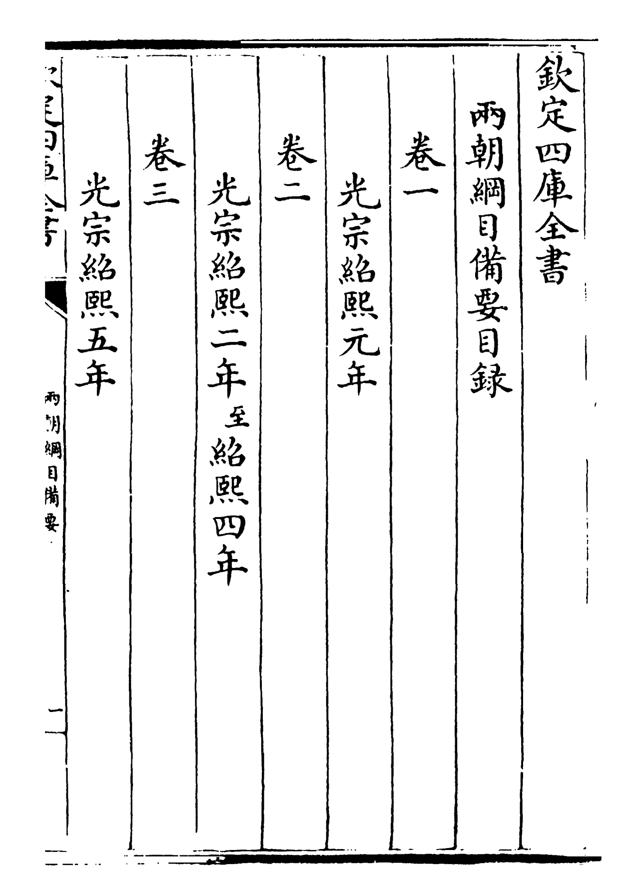
御覽義例益明尤為是書之幸矣乾隆四十六年三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提要



兩朝綱目備要目録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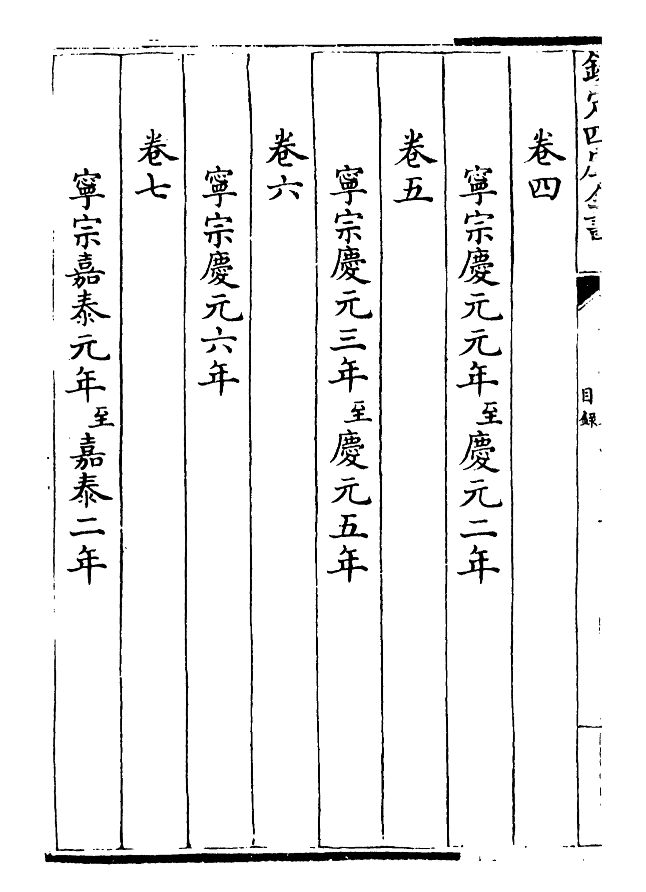
光宗紹熙元年

卷二

光宗紹熙二年至紹熙四年

卷三

光宗紹熙五年



卷四

寧宗慶元元年至慶元二年

卷五

寧宗慶元三年至慶元五年

卷六

寧宗慶元六年

卷七

寧宗嘉泰元年至嘉泰二年

卷八
寧宗嘉泰三年至開禧元年
卷九
寧宗開禧二年
卷十
寧宗開禧三年
卷十一
寧宗嘉定元年

卷十二
寧宗嘉定二年至嘉定三年
卷十三
寧宗嘉定四年至嘉定六年
卷十四
寧宗嘉定七年
卷十五
寧宗嘉定八年至嘉定十一年

卷十六

寧宗嘉定十二年至嘉定十七年

兩朝綱目備要卷一

光宗

帝諱惇孝宗皇帝第三子也以紹興十七年九月四日生于藩邸二十年二月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三十年五月轉榮州刺史三十二年九月封恭王帝以藩王越繼大統蓋孝宗為天下慮不私其子而虞允文為相賛成上意密決大議世或未之知也先是隆

興初張浚為江淮宣撫使首上疏援漢故事乞立太子孝宗方有兵革之事且謙遜未遑也始孝宗在藩邸成穆郭后生四男長鄧王愭次慶王愷次恭王即帝也次未命而夭追賜名恪贈使相封邵王乾道元年六月鄧王夫人錢氏生子太上皇甚喜先兩月恭王亦生子于是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王淮携白劄子見大臣言恭王夫人李氏四月十五日生皇長嫡孫時孝宗未置相參知政事錢端禮行丞相事端

禮鄧王夫人之父也見之不悦明日進呈乞令禮部太常寺檢會合行典禮孝宗曰不合稱嫡孫只令稱皇孫端禮曰此月三日早鄧王府先申誕皇嫡孫是晚恭王府方申到文字孝宗曰朕知之見鄧王府申後恭王府方申令就十二日奏告更不須差官端禮曰嫡庶具載禮經所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孝宗曰重冢嫡正謂此端禮曰初二日詣德壽宮太上皇帝宣諭皇嫡孫生與其他事體不同主上聖孝所招

卿須行賀禮臣遂具奏上表于初五日稱賀昨日王淮來見臣出白劄子及稱年鈞以長義鈞擇賢孝宗曰此是何語皆非所宜言虞允文時為參知政事亦奏曰祭不入支庶之家可見聖人制禮之意端禮曰講讀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為此邪僻之說孝宗曰豈不啓邪心當行黜責端禮奏且與外任放謝辭孝宗令批旨具載本末乃詔王淮傾邪不正有違禮經可與外任仍放謝辭八月遂立鄧王為皇太子二年

七月詔皇太子男皇嫡孫賜名挺除福州觀察使封榮國公恭王男皇孫賜名挻除左千牛衛大將軍三年七月太子愭諡莊文六年五月允文獨相六月遂以知樞密院府為莊文太子外第命榮國公挺與錢妃自東宮徙居焉先是正月戊辰大雨震雷庚辰大雨雪陳良翰時為左諫議大夫以東宮久未建首疏言之孝宗嘉納左相陳俊卿之未去也有議皇孫出外者俊卿為秘書監李燾言之燾出梁昭明事示俊

卿俊卿愕然而止及是復申前議著作佐郎劉燽見允文語及之允文曰允文若見上及此但道家事勿問外人燽曰徐勣此言豈可效耶具實允文將與孝宗謀建儲也七月台州進士鄭偉上書亦及春坊事允文薦于孝宗召見補右廸功郎是月二十七日乙巳太史奏是夜四更後東北方火星順行在木星西南入宿各不及一度占云木火合宿主冊太子當有赦八月三日庚戌孝宗御垂拱殿允文乞留班奏事

三省樞密院進呈文字訖執政下殿允文方欲有所奏孝宗宣諭遣使祈請陵寢事允文奏畢朝野雜記孝宗宣諭云祈請陵寢使副金人已遣官來取接近又報遣赫舍哩志寧來汴京此意如何允文奏云甲申江上之盟志寧主之彼以泛使來未知為何事不免疑我渝盟爾若知我以陵寢為問志寧必先回燕蓋待我使至決大議當在彼殿庭也孝宗又云金人發兩河人及生女真必以為戰用在今日宜每事蚤定先為不可勝以待之卿且留意復奏云臣累日齋心今日涓吉有一大事方欲干犯雷霆之威冒萬死以請孝宗云何事允文奏云自古人君即位一二年後必建立儲貳以隆

萬世之統以繫四海之心國家治亂安危之機無大于此故曰太子國之本也國本正而萬事理況今日聖志巳定將大有為于天下若一旦敵敗盟連兵兩淮六飛必須順動監國撫軍誰任其責臨事之變倉卒議之當有不如人意處又陛下在位將十年而元良虛位中外士庶共懷憂疑但往往畏死不敢啓口開陳爾臣蒙陛下大恩付以心腹之託使定大計今日之事無大于此無急于此日者木火合宿太史奏

以為當冊太子天心仁愛陛下昭示休祥願陛下上
順天心下從人望蚤出睿斷孝宗欣然云朕久有此
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便自縱逸不
勤于學浸有失德不可不慮朕更欲令練歷世務通
知古今庶幾無後悔爾允文奏曰臣平日竊觀陛下
聖孝至篤豈不以宗社為念聖慮最遠豈不以儲副
為急所以遲遲至今亦必有說今蒙宣諭益有以見
陛下重惜神器封植國本為萬萬年之永圖天下幸

甚然臣之愚以謂此事不過審擇宮官使日聞正言日行正道真積力久自然無不趨于正安得有後悔又儲闈一開深居中禁常得在陛下左右日親帝學何患不光明日與朝政何患不練歷以臣之愚謂早建儲宮其所成就必遠過于外處潛邸孝宗曰丞相言極是但此事却有些遷次非久于選德當獨與丞相議之允文即奏云臣以愚忠所迫昧死有請敢意陛下遽賜察納臣無任感天荷聖之至容臣再拜謝

恩拜訖復奏云此事顧陛下早留聖念孝宗云甚好
甚好不過旬日閏二十五日壬申朝殿奏事至下馬
處中使傳旨令右相留班孝宗以邊事一二宣諭已
奏對訖允文奏云臣比者敢以早建東宮事有請陛
下欣然即賜開納今已踰旬日未准處分臣實憂懼
孝宗曰此事已決偶數日來多事未及與卿商量允
文奏云昔唐太宗從容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
急各為吾言之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劉洎曰撫四

夷最急岑文本曰行禮義最急獨褚遂良云今四方
仰徳誰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
代法以遺子孫太宗荅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心
常憂慮頗在此耳臣仰惟陛下日月之明于唐君臣
之言是非去取必有所擇臣竊詳唐太宗與侍臣言
在貞觀十六年太子承乾已立遂良但以嫡庶名分
未正其言至如此今日之事臣之所憂有甚于遂良
但不敢盡言耳孝宗云朕志已素定正欲與丞相議

之朕見唐太宗用兵取天下心甚敬之至議立太子
乃引佩刀自決亦未嘗不笑之蓋處置家事何用如
此今秋事向晚冬初又金使來有一番禮數若于郊
禮時或前或後降指揮如何允文奏云聖志果定以
郊天慶成日降指揮甚好蓋日南至天正也孝宗云
當用此日十一月五日辛巳大駕至郊壇齋于青城
是日午有旨宰執奏事既至青城門下馬處又有旨
令右相留班孝宗宣諭云立太子事朕但欲與丞相

議爾如何允文奏云此陛下家事臣不當與臣不敢
遠引漢唐以喻今日臣記得本朝太宗皇帝即位之
後以議立太子事大臣有竄黜過嶺者自後無敢復
言至淳化末年足瘡召寇準于青州既入對太宗曰
卿來何遲準對曰臣守藩在遠非賜召臣無緣望清
光太宗曰東宮未立如何準對曰此事問內人亦不
可問大臣亦不可問中貴人亦不可惟陛下獨斷乃
可爾太宗曰襄王可乎準對曰知子莫若父陛下若

以為可願早降處分乃立真宗臣嘗讀國史太宗八子真宗為第三觀準所對曲折之間但欲自太宗發之爾太宗英斷一發千萬世無有議之者此臣惓惓之忠獨有望于陛下也孝宗云此事無可疑令郊天後先欲與卿商量加上兩宮尊號立太子可用春初亦未晚否允文奏云陛下即大位九年三見上帝前兩郊有意外相妨事昨日宿太廟大雨不止羣心憂疑夜半行事時中天星氣炳然百執事駿奔中庭皆

如禮咸謂陛下聖德有以感召今日霽色如此熙事必成陛下欲歸美兩宫益隆徽稱此千載希有之慶臣敢再拜已而奏云陛下欲以春初立太子臣謹奉詔是時顧陛下更無改易孝宗云只俟兩宫禮畢便降指揮又徽笑云朕家好事數件皆是丞相做了允文頓首謝又奏云二事淵衷素定睿斷必行臣但贊歎奉行而已七年正月一日丙子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受冊寶禮畢五日庚辰允文奏事紫宸殿後幄乞

留班奏云去年郊天前一日臣賜對郊宫寢殿蒙陛

下宣諭少俟兩宫尊號禮畢便降立太子指揮令兩

宫冊寶慶成乞早賜處分孝宗曰丞相留意此事如

此朕欲以仲春上旬擇日行禮非久于内殿更與卿

議之又有少說朕欲立太子後餘一親王便欲令出

鎮外藩不知本朝有何典故允文奏曰陛下止有兩

大王若立一王為太子一王自留王邸侍陛下左右

本朝亦無似此典故孝宗云朕之慮甚遠卿可于唐

以前子細容加討論別一日進呈允文奉旨而退十四日戊子進呈二十四日戊戌允文擬進立太子御劄二月七日壬子晚朝孝宗御選徳殿始以立皇太子御劄宣示大臣允文等奏元良天下大本陛下獨出睿斷為天下得人各再拜賀孝宗曰前世人主多以此為諱朕甚不取國有儲副自古以然何諱之有允文曰唐太宗號英主至此乃不能斷猶引佩刀以自決孝宗曰朕常笑之雉奴仁懦太宗既知之矣卒

不能奪以基禍亂皇太子朕覩之熟矣他日親馭戎
輅以撫六師監國之任不及今早定何以繫天下心
允文奏臣等受詔未敢行出恭俟來日集百官宣布
孝宗曰善是夕鎖學士院命直院鄭聞草皇太子及
慶王加封兩制八日癸丑百官班文德殿詔曰朕紹
承大統于今十年深惟太上皇帝付託之重而元良
虛位惕然于懷傳曰儲副天下公器朕其敢有所私
哉第三子惇仁孝嚴重積有常德學必以正譽日以

休蔽自朕心俾膺主鬯以永宗社之慶可立為皇太子其官屬儀物制度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咨爾中外體予至懷宣詔畢内出麻制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為皇太子皇子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慶王愷特授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進封魏王三月四日戊寅命宰執燕餞魏王于玉津園用文彦博故事也王登車顧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二十三日丁酉太子受冊四月二十日甲子御劄皇太子判臨

安府二十三日丁卯將鎖院或疑宣麻給告非待儲

貳之體二十四日己巳後省官禮官會議于史院二

十五日庚午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蓋欲試以

民事也命直院周必大草制必大具奏二十六日辛

未告廷畢別録本賜太子九年二月榮國公愭四月

皇太子觧尹事淳熙元年十月魏王改判明州七年

二月王薨遺表上孝宗泫然流涕謂右丞相趙雄曰

朕向來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為此子福氣稍薄耳然

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即葬會稽謚惠憲他日又謂雄曰太子資質極美但尚少學問耳每遣人來問安朕必戒之云且語太子切須留意學問十四年十月太上皇帝崩先是孝宗已有禪意嘗命有司葺都亭驛其制視德壽宮既而以天下不可奉三宮乃緩其事至是十一月二日己亥百官大祥是日手詔皇太子可令參決庶務先旬日孝宗獨召學士洪邁入對謂曰朕將行内禪且欲如唐貞觀故事令皇太子參

決如何邁言天禧資善之詔可舉行也越七日又對以典故具呈因曰宣麻降制既于體不順只須中旨又違于禮臣謂宜為詔至是詔下周必大為右丞相手詔令討論資善堂典禮必大奏天禧時仁廟尚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晋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二日戊戌必大請孝宗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堂議事先是有詔內東門司改充議事堂皇太子隔日與宰執公裳繫鞋相見議

事如有差擢在内館職在外部刺史以上乃以聞除諸郡守臣係侍從及文臣監司武臣鈐轄外並于議事堂參辭納劄子其可行者皇太子同宰執將上取旨九日乙巳又詔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于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徳尤袤獻書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于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每開于隄防之所

不及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太子覽書褒歎曰諭德可謂見愛之深矣三月永思陵既掩攅五月左丞相王淮罷周必大獨相十一月四日必大乞去位孝宗諭以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少留必大奏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豈應遽爾倦勤孝宗曰禮莫大于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而停詰孝莫大于執

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
會陳康伯家以紹興傳位親劄來上十二月十一日
壬申孝宗遣中使密持賜必大因令留身討論典禮
初議賀正旦北使出門即擇日傳授偶太史局言明
年二月旦太陽蝕九分辛卯除夕必大留身密奏云
太子聽政浹旬不應便講避殿之禮可少展否孝宗
大以為然曰朕亦可以當災遂定仲春壬戌吉又命
必大草詔専以奉几筵侍東朝為言十六年正月三

日甲午皇孫𫓹為耀州觀察使封嘉國公𫓹魏惠憲王子也時皇太子之子已先拜節度使封平陽郡王矣八日己亥遂進必大左丞相而留正越次拜右丞相王藺葛邲並自尚書擢為執政執政官黄洽蕭燧皆繼罷十五日丙午皇太后遷慈福宫春坊姜特立見必大問曰宫中人人知上元後舉行典禮今悄然何也必大謝曰此非外庭所敢與聞特立不悦而退會學士李巘以草制失指得罪乃命禮部侍郎尤袤

直學士院時内禪有定議孝宗未以諭近臣而外已喧傳袞因論及金國事孝宗感慨良久諭袞曰旦夕制策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二十日辛亥二府奏事孝宗始諭曰朕年來稍覺倦勤旬日間禪位于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有合施行事卿等可一面理會進呈因令必大留身進呈詔草二十八日己未詔德壽宮改為重華宮後又改為慈福又改壽慈二月二日壬戌孝宗吉服御紫宸殿有司

立仗百官起居免舞蹈宰執奏事畢駕興百官移班
殿門外內降詔曰朕以菲質循堯之道兢業萬幾歷
歲彌長賴兩儀九廟之德邊鄙不悚年穀順成底于
小康爰自宅憂以來勉親聽斷不得日奉先帝之几
筵躬行聖母之定省固已慊然于懷況乎春秋浸高
思釋重負皇太子惇仁孝聰哲久司匕鬯軍國之務
歷試參決宜付大寶撫綏萬邦俾予一人獲遂事親
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不其美歟皇太子可即皇帝位

朕移御重華宫宣詔訖百官入班殿庭皇太子即皇帝位側立不坐如紹興三十二年之禮百官稱賀畢三省樞密院奏事退放仗孝宗御便殿新皇帝侍立繼登輦同詣重華宫帝還内即下詔書上孝宗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案本紀是時尊太后曰壽聖皇太后孝宗曰壽皇聖帝原本作壽聖皇帝蓋傳寫倒誤今改正

詔職事官輪對

秘書郎兼權吏部郎官鄭湜首上三奏其一言三代

以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經也其二言省燕飲節用度親正人勤省覽其三言民力之困莫甚于此時盖所取者皆祖宗時所未嘗有而作俑于後来所用者皆循習承平積獘而不量今日之事力願先以清心寡欲躬自節儉為本然後明詔大臣裁度經費除奉宗廟事兩宫給兵費之外一切量事裁酌惟正之供濫恩横例皆釐正之然後使版曹會一歲之入擇諸路監司之愛

民而曉財賦者使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寛民力疏出四方盛傳而湜亦出為浙東提舉明年夏湜還朝趙汝愚得政驟擢為從官何澹再入首劾罷之湜所陳惟寛卹民力一章丞相留正嘗命中司版曹檢正都司置局同共稽考先是孝宗㮣左藏封椿庫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以造軍器為名撥入内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内司有司不敢執湜為勅令所删定官因轉對為孝

宗力言之時十三年矣庫中所儲金至八十萬兩銀一百八十六萬餘兩又有糴米錢度牒錢而下庫復儲見緡常五六百萬至是𨗇又言之後亦未嘗聞有所施行云

三月左補闕薛叔似遷將作監右拾遺許及之遷軍器監

于是遺補之官又廢

五月左丞相周必大罷

必大與留正並相議論素不相合上受禪之初必大已有罷意時羅點以奉常兼修注上容遣訪可為言事官者點薦朝士葉適等八人皆意向與周必大類者由是不果用于是謝諤自左諫議遷中丞何澹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澹初與必大厚為司業二年不遷殊怏怏正既相白用為祭酒故德之至是首上疏攻必大必大求去再請而遂罷故必大第二狀中有右揆賢德中外具瞻之語盖謂是也初罷除觀文

殿大學士判潭州誥以不論列之故改權工部尚書而范處義自新知滁州改殿中侍御史必大方懇辭除職典藩之命澹又論之處義亦助其說于是内批免朝辭與在外宫觀誥亦以雜學士出守泉州　上受禪潛藩惟恭榮二郡皆在蜀中是年類省試京鏜帥蜀乃命三舉終場不更名人皆赴倍省額三十二人而取一人凡得二十六人議者以為濫因請廷試入四等者乃賜第餘但文學出身云　先是月椿錢

大為民害高宗嘗諭秦檜令盡罷之不果乾道中始
減廣德軍十八百緡淳熙初又減桂陽軍萬二千緡
上即位以月樁有數額太重去處令臺諫侍從同戶
部長貳詳悉措畫聞奏當議斟酌施行以寬民力是
年用吏部尚書顏師魯等奏再減江浙諸郡月樁錢
十六萬五千緡有奇云
詔改明年元
初孝宗即位改元隆興其說以為務隆興之政及學

士草制則合建隆紹興之義非初意也上之繼統也將紹淳熙之政遂以紹熙紀元猶隆興意爾而學士草制則又合紹興淳熙為義亦非初意矣

紹熙元年庚戌春二月申明御史彈奏二十條

御史臺彈奏格本淳熙所定凡三百五條至是劉光祖為御史摘其有關于中外臣僚握兵將帥后戚内侍與夫禮樂訛雜風俗奢僭之事凡二十條以奏乞付下報行令知謹恪上從之

詔遵孝宗典章法度

聖旨恭惟壽皇聖帝臨御歲久典章法度粲若日星
合令日歷所依隆興元年六月指揮類編成書當遵
而行之仰稱付托之意

初以宗室知貢舉

紹興末孝宗有詔宗室不許注學官乾道中師烜廷
試中甲科自言于上于是許注甲科淳熙中既詔宗
室省試十人取一吏部尚書周必大乃請許充學官

及考試從之至是遂命趙汝愚知貢舉而外郡至今不差試官蓋有司循習之過也

是春右丞相留正請建儲

因奏事密以建儲為言逾月又請上曰少俟議之

貶姜特立

上受禪特立與譙熙載皆以春坊舊人得幸特立除知閤門事留正為右揆適丞參尚闕特立忽見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而葉張二尚書中擇一

人執政二尚書孰先明日正奏之且論其招權納賄之狀上大怒罷特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而葉翥為劉光祖所劾除職補外　此事不得其歲月以今考之當在劉光祖未罷言職之前故附見于此（案特立之貶光宗本紀及留正傳皆在未改元以前五月戊申至紹熙改元正已為左相矣似得其實）

夏五月親試舉人

賜余復以下五百五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　新進士廷射舊未有淳熙初孝宗嘗諭大臣欲令文士能

射御武臣知詩書二年詹騤榜上特御射殿引騤以下按射翌日引第五甲及特奏名皆具襴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射射訖乃退正奏名中的中帖上垜者推恩有差時奏名五等人射合格者與文學其它例賜束帛凡用絹三十匹云是年留正奏言射以觀德既不合格而復賜之帛則似無謂此例可削去亦省費之一端上從之

罷劉光祖言職

先是光祖爲四川制置司參議官以餘干趙丞相薦召過池陽謝深甫以江東提舉常平被旨入覲遇諸塗深甫頗以臺諫自負既而二人同入見朝退深甫謂光祖曰公作諫官矣光祖問其故答曰行自知之少頃乃聞薛叔似許及之改除將作軍器兩監二人時爲遺補也已而深甫除戶部員外郎光祖除軍器少監何澹時以權兵部侍郎出使使還除右諫議大夫澹首上疏論丞相周必大併擊馮傳之罷之光祖

與澹舊在館中相厚善嘗旅過澹澹曰近日之事可
謂犯不韙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光祖有短見
近歲一宰相去位所引之士斥逐殆盡班列為之一
空周相之門多佳士安得如許人代之望公加意此
澹曰馮傳之乃澹所敬但今日之舉蓋有所謂陳益
之周相門下士澹舊與之同在兩舉不欲明言姑以
此警之耳光祖曰光祖所言泛論列耳非止傳之一
人也傳之時為宗正丞益之名謙時為樞密院編修

官先巳不自安遂乞添差通判江州以出時姜特立譙熈載以春坊舊人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屏人語及時事光祖曰曽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光祖曰然既而澹引之入便閤有數客在焉光祖顧視則皆姜譙之徒始悟澹盖謾諾耳無益也是年春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折號與澹坐席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常日

為大諫所言者今則自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
何自然見公所上章數日為之恍惚日餌定志丸他
可知也未幾深甫除右正言至是光祖坐論孫壋呉
端事忤旨出為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澹遷御史中丞
議論自此分矣呉端者舊以巫醫為業上在儲邸壽
皇有疾國醫不能愈端療治有功慈懿皇后德之既
受禪擢閤門宣贊舍人又遷帶御器械澹三上疏論
之不報給事亦封還勅黄上以御筆諭止之二人皆

聽命光祖再上疏言小人渝分干請而使給諫不得行其職輕名器虧綱紀褻主權是一日而三失也疏入上命大臣令都司諭止之光祖言益力上不樂先是光祖監視折號差誤士人姓名既舉覺放罪矣至是乃用前事徙光祖為太府少卿由此遂出

是夏蠲減無寠名版帳錢

時東南月樁錢歲為緡錢猶三百八十餘萬又有版帳錢者軍興後諸邑皆有之而浙中為尤甚議者請

令監司州郡寬屬縣無名之取以紓民力時朝請郎劉侁守岳陽會四縣版帳之額為二萬一千餘緡而無窠名者萬一千餘緡乃與提刑丁逢叔漕判薛叔似議取凡無名者盡蠲之舉一郡而言則其餘可知矣其餘郡未減者今猶存　是年四月朱熹守漳州亦奏除屬邑上供罷科茶錢七千餘緡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四千餘緡

秋八月詔造新歷

去年十一月承節郎趙渙言淳熙歴今歳冬至後天一辰詔禮部侍郎李巘著作佐郎鄧馹秘書丞黄艾校書郎王叔簡同驗視是月庚戌遂命同判局劉孝榮改造新歴孝榮乞與吴澤荆大聲同造明年正月甲寅歴成詔以會元為名

冬十月改左藏西上庫為封樁下庫仍隸户部　此即左藏南庫也高宗朝為御前樁管激賞庫隸御前孝宗即位改名南庫淳熙末始併歸

戶部已而蔣芾奏南庫撥歸戶部于今二年而庫名尚存官吏如故乞併罷孝宗曰若盡廢庫名出入必殺亂可以左藏西上庫為名于是諸路歲發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改隷本庫至是改稱封椿下庫焉

是冬減廣西五州鹽數

淳熙末壽皇以鈔鹽事竊詹儀之除高雷化欽廉五州賣二分鹽外令官般官賣如故餘鹽令東路歲賣

七萬五千籮至是上用廣西提刑吳宗旦之請頗損五州鹽直鹽數又用廣東提舉劉坦之之請減鈔鹽一萬籮戶部奏如是則暗失經費六萬三千餘緡上皆不之靳也明年秋廣東復言六萬五千籮猶有未售者乃又減五千籮盖廣東潮惠南恩三州既自産鹽而官復般賣由是往往計口抑售于民自紹熙以後朝廷暗損經費十萬緡而科抑少減矣

命監司帥守舉人才

國朝薦舉之目自京職官至今録其來遠矣元祐初司馬公始奏設文武十科以貢士其後又有舉將帥廉吏所知合舊陞陟自代等科凡十有一是冬又詔監司帥守滿任造朝陛對之際許薦所部人才一二人如無聽闕文武高下皆無所拘其後三年間在外被薦者八九百人朝廷不能盡用但令中書省籍記姓名而已四年冬乃命帥守監司毋得獨負薦士

命漳州行經界

後不克行　自紹興經界後久之諸道經界圖籍多散佚吏緣為姦淳熙八年閏三月新知江陰軍王師古言于朝詔漕臣督州縣補葺八月諫官葛邲言其擾民乃止初紹興之經界也漳泉汀三郡以何白旗作過之後朝廷恐其重擾止不行然漳泉富饒未見其病惟汀在深山窮谷中兵火之餘舊籍無存者豪民漏稅常賦十失五六郡邑無以支吾因有計口科鹽之事一斤之鹽至出數斤之直論者患之淳熙十

四年四月福建轉運判官王回代還入見言其病不專在鹽請先行經界壽皇是其言以回為戶部右曹郎官往汀州措置未至官有武臣提刑言其不便遂止之是歲朱熹守漳州復以三州經界為請熹初為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到任會臣僚有奏請行于閩中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下其事于州適與熹初意合即加訪問講求纖悉畢至以至方量算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奏經界不行之利害一經

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大略以為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才力辯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為說辭以惑羣聽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則為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誠不能無將不得行之慮

也是冬得旨本州先行經界南方春旱事已無及熹益講究蕲嗣歲可行而寓公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皆不便為異論以搖之後遂有進狀言經界不便者詔寢其事而三州經界不行卒如所料云

嚴贓吏連坐法

保任京官犯贓連坐舊制也然近歲未有舉行之者淳熙初錢參政良臣以其所舉者賄敗上疏自劾詔特鐫三官吏部因以他舉官名聞皆坐降秩紹熙初

前相趙雄所舉以贓抵罪用故事當削三秩而雄時為使相若降三秩則應落衮鉞為銀青光禄大夫朝廷難之于是自衛國公降封益川郡公削其食戶二千而已其後周必大連坐亦自益國公降封滎陽郡公蓋用雄例云

湖北會子初行兩界

湖北會子者隆興元年秋總領王珏始叔造謂之直便會子凡七百萬緡乾道元年春楊倓帥荆南以為

不可通行于諸路乞令户部印五十萬緡兑換其後遂收三百萬緡止餘四百萬淳熙五年冬又令户部印給三百萬緡而總領周嗣武言自來鹽商無回貨率以會子市茶引而東今會子通行則茶引不售軍食必闕遂寢之十一年始通行于京西路紹熙初梁總為京湖總領會其已出應換之數得五百六十二萬緡遂亦造兩界焉每界二百七十萬緡總為五百四十萬緡

以上二條亦不得其歲月姑附元年之

末

兩朝綱目備要卷二

光宗

紹熙二年辛亥春正月詔修紹熙會計録

辛未丁丑兩次降旨　先是秘書郎鄭湜轉對為上言今黄老之宫衛卒動以百數外戚家廟防護之兵多於太廟額外將校之俸錢半於正額外庭百執之費不足當閤門醫職近侍之半請明詔大臣裁定經

費上自乘輿下至庶府除奉宗廟事兩宫給兵費之外一切量事裁酌罷其不急損其太過趙彦逾為户部侍郎因請稽考内外財賦置紹熙會計録俟見大概之後命户部宰屬同共詳議而一二大臣公心協意為之斟酌以其所减捐以予民遂命户書葉翥中執法何澹等與彦逾同為之未幾澹丁内艱去官後亦未聞有所减也

詔稽考裁節浮費

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由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百萬計版曹但照數除破耳雖有歲終比部驅磨之令然郎官第赴內東門司終日危坐而數璫與數嬙自為會計郎官不得預畢事則卷牘尾示之俾書名而已是年春議者以為濫予橫賜無以撙節請自今內諸司所給賜所營造所取索悉從有司定為中制惟正之供濫恩橫例皆釐正之詔葉翥趙彥逾何澹同稽考其後亦不果裁節焉

夏四月初命任子簾試

銓試者舊有之凡任子若同進士出身之人皆赴建炎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始復舊去年八月司業計衡又奏乞中選人就吏部長貳廳前簾試試中然後許參選至是吏部條具如所奏内同進士出身并恩科人便不簾試仍下四川制置司一體施行從之黄由時為考功郎官建言今已增試律義自不須更簾試大臣進呈上曰簾試以草代筆之弊正當加嚴豈

可廢也明年八月謝深甫又言銓試不中四十以上

注殘零闕人乞令郎官就長貳廳寫律一條俾之解

釋如或不通未得叅注從之

復置詳定勅令局

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書久不删潤乃復置詳

定勅令局差詳定官一員删修官三員然未有所進

也慶元四年後次第修進

五月屏太學生余古

淳熙末復置補闕拾遺以薛叔似許及之充上即位
薛許遷將作軍器監併其官罷之謝諤為御史中丞
言其不可旋亦罷自是近臣罕進言者至是古上書
曰恭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自即位以来星見再周
當思付託之重朝夕勉維求治之道為急間者側聞
宴遊無度聲樂不絶晝之不足繼之以夜宮女進獻
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
超遷內中宮殿已歷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樓臺

接於雲漢月榭風亭不輟興作深為陛下不取也甚者奏雜戲樂習齋郎舞乃使幸臣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飾以怪巾拖之異服倫極醜惡以致戲笑至亡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況不能謹厥初哉

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臣觀宦者之盛莫如方今上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蓋自副將而至殿步帥各為高價不問勞績過犯驍勇怯弱但如價納賄則特旨專除故將帥率皆貪刻軍士無不

饑寒兵器朽鈍士馬羸瘠未嘗過而問焉設有緩急
計將安出此為害之大者良由公卿持禄保位備員
全身如漢之石慶唐之蘓味道滿朝皆小人也求海
内不盜賊民生不塗炭日月不食水旱不作可得乎
臣不望陛下如舜之茅茨禹之菲惡但願陛下無池
其酒而林其肉玉其臺而瓊其室無聽亡國之音無
視傾城之色陛下誠能以漢文帝為法唐莊宗為戒
即乞昭示詔旨嚴下約束除太常樂工立定員數凡

俳優舐戲皆放而為民美女麗人自今日而無獻宴開以時酒進以數宦官不得干預朝㫖惟侍膳羞奉湯藥備灑掃之外有以文武官姓名賢否聞者坐以重罪有直以差遣遷除奏聞者戮於市朝必罰無赦佞倖悉去忠良並進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黃亦不可得也問安侍膳之餘宮庭燕閒講讀經史無為南面或鼓琴投壺習射以頤養神性享名教不窮之樂固嵩嶽無涯之壽豈不休哉帝覽書震怒始議特

旨編管言者救之乃送秀州聽讀右錢塘人云

是夏右丞相留正復請建儲案本傳正改元即進左相此尚稱右與史異

上曰俟過宫與壽皇議之既而諭正壽皇聖意亦欲少緩

六院官復入雜壓

六院官者登聞檢鼓院監官各一員諸司諸軍糧料院幹辦官各一員諸軍諸司審計司幹辦官各二員官告院主管官二員都進奏院監官二員例以京官

知縣有政績者為之亦有自郡守除者則繼即除員外郎故恩數畧視職事官而不入雜壓然自紹興已来六院彌重號為察官之儲矣淳熙初龔茂良秉政其内弟林宓幹辦審計司遇郊恩而林尚京秩茂良乃白上以六院官班寺監丞之上林用是得封贈父母茂良後為謝廓然所攻此其一事也至是始復入雜壓其班在五寺主簿之下太學博士之上六院官皆得轉對但不入品耳

秋九月寬四川改官法
制帥京鏜以京官知縣闕人為詞奏乞增放散員數
朝廷難之然自後或非時覃恩或制司奏請則必遞
遷一年開禧三年吳獵為宣諭使又請侍班人不俟
改官一面注擬從之後三年議者以為不然乃復舊
制
是秋中丞何澹以憂罷
澹有所生繼母之喪請解官持服既又上疏言不逮

事請下臺諫給舍議之太學生喬嚞朱九成黄會卿移書責澹曰竊謂人之大倫莫重於父母禮有出繼其服雖異而鍾於天性者未嘗不同也故所承父母則三年終喪而所生父母則心喪三年閣下自長成均而更長臺諫此三綱五常之所繫者也若夫進退去就亦自有義存焉此閣下之所素講豈一介小生得以進説於其間今聞閣下有所生繼母之喪初請於朝欲觧官持喪太學諸生莫不義之繼聞上疏稱

解逮事不逮事之異中外閧然雖愚者亦以為駭夫
禮經所謂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
諱王父母非謂無恩於先祖也葢逮事父母則親聞
父母之言所嘗諱其祖不逮事父母則不聞父母之
言所嘗諱其祖是以子莫知其所諱也故本朝方憝
解此一節以謂特庶人之禮耳若學士大夫則知尊
祖矣何逮事之拘乎今閧閣下引此以附逮事不逮
事欲不持喪恐與禮經相反何者禮經謂逮事父母

則從父母之言今閤下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為正乎若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為正則閤下亦當從而為正不得黜之也今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為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夫閤下之志必謂所生繼母無生我之恩則不當為所生之繼母服抑不思黜其所生之繼母是賤其所生之父也為人子者尚忍言哉不然必以生我者為正而繼之者為不正是閭巷小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也非天

理之公也非人倫之正也閤下為天子耳目之官將以厚人倫正風俗正宜致辨於此又聞再入奏疏欲下給舍臺諫議之夫朝廷專設奉常此儀禮之所由出也今不從儀禮所由出之地以定禮文不公諸侍從朝列以集議獨以臺諫同列之官給舍表裏之班而議之識者有以窺之矣且閤下今居要路去政府為咫尺或者將逢迎希合以為禮之不當去欲為它日進身之階則誤閤下之事大矣閤下平時所行所

為亦無玷者獨為大節有所未明此尤愚之所未信也又恐或者必有汨亂聰明妄引邪說使閤下遲疑不決以取謗於天下此愚所以惓惓忘其僭越欲閤下一聽之也雖然使閤下流涕感泣以所生之父為念特為所生繼母持喪以義起禮扶持三綱慨然辭位於朝以歸而他日朝宁之間徐以國家為念起復召還以副所望此豈非閤下之盛德事乎時濳方待命六和塔得書遂去官四年冬以終喪召未至除煥

章閣直學士知明州慶元初趙汝愚既免相復召為
御史中丞明年春遂執政矣

冬十一月壬申冬至郊
風雨大至上震懼始感疾云
上不豫

紹熙三年壬子春正月御內朝
以疾未盡去故也
議朝重華宮不克行

上昉御内朝而疾未盡去於是重華溫清之禮與夫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其後上神思浸清宰輔百官至於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衆往往叩額引裾號泣而諫近臣黄裳尤袁羅點陳傅良孫逢吉諸生汪安仁程肖説林略鄭大年許謂陸景仁鄭萬其首也聖情開悟屢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

都人始憂

三月定雜藝不許任子法

伶人胡永年者積官至武功大夫遇郊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奏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望立為定法今後似此雜藝補授之人不許奏補從之　李心傳曰此等事非遇子直則他人必且做行遂為獎法矣但永年本伶倫而官正使前後遷補乃無論列之人亦未可曉

夏四月補童子吳綱官案通考作吳剛

光宗一朝童子求試者十七人無補官者惟從事郎

吳綱年九歲能誦六經語孟以壽聖親姪孫特改承務郎仍依初補法

是夏皇伯嗣秀王伯圭拜太師

秀安僖王者高宗兄行也名子偁太祖皇帝少子秦康惠王之五世孫王之第二子普安郡王是為孝宗紹興十三年王薨於秀州贈太子太師普安為皇太子加贈王太師追封秀王隆興元年始詔即園立廟如濮王例伯圭其長子也初以門蔭官歷任淳熙慶

壽禮成拜安德軍節度使九年遷少保封滎陽郡王十五年遷少傅十六年上受禪遷少師始稱皇伯紹熙元年遷太保封嗣秀王至是乃拜太師本朝親王生拜太師者五人真宗朝楚王元佐仁宗朝燕王元儼哲宗朝吳王顥欽宗朝燕王俣越王偲皆以父兄行乃得之伯圭以宗室特拜太師盖王於上為親伯父用優禮也寧宗朝除兩鎮節度使慶元中薨封崇王謚憲靖

復修蜀鹽舊法

自祖宗以来皆民間自煑之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為八十萬緡紹興二年秋趙開總計始變鹽法盡榷之倣蔡京東南東北鈔鹽條約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凡四川二十州四千九百餘井歲産鹽約六十餘萬斤（案食貨志作千餘萬斤通考作六千餘萬斤）引法初行每百斤為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筭以優之始趙開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户但如額煑鹽赴官輸土産税而已

然鹽脉盈縮不常久之井户月額不敷則官但以虚鈔付之而收其筭引法由是壞井户既為商人所約因增其斤重以予之每擔有增百六十斤者又逃廢絶没之井許增其額以承認小民利於得井每界遞增鹽課既益多遂不可售而引息土産之輸無所從出由是刎縊相尋公私交病是夏趙汝愚為吏部尚書奏言趙開鹽法最為精密今井户多鑿私井務以斤重多寡相髙故鹽日多價日賤而其法大壞乞下

總領所叅照舊法施行從之時楊輔總計因是遣官覈其虚額棧閉助筒二千有奇案食貨志云成都路素仰東川鹽神宗時轉運司止東鹽及閉卓筒井失業者衆迨楊輔為總計去虛額閉廢井申嚴合同場舊法文獻通考亦云輔殘閉廢井又云蜀鹽如仙井蒲江皆大井也若隆榮等十七州皆卓筒小井而已助字似誤申嚴合同場舊法禁斤重之踰格者而重私販之罰鹽直由是頓昂嘉泰二年陳曄總計又盡除官井所增之額焉自慶元後州縣及井户稍舒而民始食貴鹽矣

增印兩淮會子

兩淮會子者乾道二年夏初令戶部印給三百萬緡謂之交子不得過江南八年秋以交子易壞始出行在會子收兊至是議者以淮上鐵錢多欲革其弊趙汝愚為吏部尚書與從官陳騤羅點謝深甫合奏乞印造兩淮會子三百萬貫付兩路每貫准鐵錢七百七十淮東三分淮西一分依湖北例三年一兊更不申展事下兩省臺諌議議者尤袤等以為可遂施行之其會子仍分一貫五百二百者凡三等許流轉至

江池太常州建康鎮江府興國江陰軍界内行用應兩淮上供及户部錢物並權發見錢三年令淮南漕司樁管而沿江八州軍合發上供一半會子則許用交子通融起發於江淮東西總領所樁管焉蓋自紹興辛巳二月以後至紹熙壬子八月以前行在湖北兩淮創行交會總為四千九百六十餘萬緡已敵蜀中之數矣

秋七月瀘州軍亂

瀘州餞雄等八指揮本都禁兵也宣和末朝廷遣戍其地號東土軍又有騎射營則州禁兵也淳熙末起居舍人王卿月知瀘州賜予甚厚每出近郊諸兵皆給例物軍士浸驕紹熙張孝芳代為帥欲矯其弊訓練無日又多役使之廪賜或有不時給者是月壬午騎射卒張信等作亂晨入帥府殺孝芳及其家又殺節度推官杜美駐泊兵馬監押安彦斌訓練官雷世明（案世明後又作世忠必有一悮）軍校張明是日信擐甲坐閱武堂

召通判州事張忄+旬安撫司屬官郭仲溥使作奏言孝芳罪狀於是信自稱第一將衣金紫出諭城中以術人黃叔豹為計議官分其兵為五十二隊同謀者五十二人為隊將皆有爵秩叔豹又為黃旗大書其上曰不叛聖主不殺良民時張明之子昌勇藝為諸軍冠與軍士卞進陰謀討之癸未夜密以告忄+旬甲申信即毬場大饗諸軍忄+旬等皆與酒初行昌進擊殺信於坐會者皆駭散進大呼曰不叛者從我諸軍唯唯從

之因執殺造逆者二十餘人餘黨皆捕獲沉其妻子於江制置使京鏜聞變議調西兵千人討之未行而信已誅乃遣鈐轄司屬官陳纘往瀘州措置纘故以武舉入官已而鎻廳及進士第纘距瀘州未十里留不行既則械逆黨孫成凌遲於午門之外黃叔豹等三十三人皆就戮聚其首以為京觀設孝芳位於午門之右剮孫成心腑以祭之而已先是提點刑獄王齊輿當攝帥事至果州疑不進及逆徒盡死齊輿始

来畫屏瀘人悉以潼川兵自衛事聞有旨制置司随
宜區處潼川夔州兩路監帥司趙犖張激毋邱恪王
齊輿劉光祖上連下接容作關防毋致走透時事已
平鎧奏孝芳死狀且上恂等功未報鎧赴召煥章閣
直學士邱崈奏言孝芳被禍至此雖亦有以自取若
不稍加贈恤則於事體有闕欲望量賜贈官或官其
子若孫一人足彰恩閔又得名正體順詔贈孝芳官
三等録子孫二人令總領所制置司應辦葬事崈又

言軍士嘗訴於提刑司王齊輿謾不省及攝帥畏避不行張恂及郭仲溥兵未亂前月餘已歃血神祠結約仲溥不能知且與恂為叛黨所脅作奏又縱其餘黨不誅時齊輿已徙江東提刑有旨與恂等皆罷仲溥仍降三資羙贈二官與一子文學彥斌贈三官世忠贈一官各官其一子張明贈承信郎昌補秉義郎與監押差遣進補保義郎同謀者二十二人皆校副尉其年十一月也即金州起前殿前副都指揮使郭

棣知州事棣至瀘與制置司論不合乞祠去明年夏

詔棣與外祠命未至州六月會病卒乃命寶文閣直

學士章森代為帥又下鐽奏命制置監司議移提刑

司於瀘以鎮之既而皆不行命寶文閣待制吴總知

州事慶元初鐽為右相乃奏㣲調護功除祕閣知石

泉軍召齊興為倉部員外郎仲溥後亦改京官知綿

州而卒

治擅興罪

張信之亂京鏜帥蜀調瀘川所屯御前後軍數百往討之興元都統制吳挺劾制司擅發兵密院葛邲陳騤胡紘進呈得旨令制司具析命下而鏜已去邱崈入蜀即奏以為三屯遠在西北兵權節制必寄之宣制司朝廷事計當然今軍帥狃於陵夷反謂制司擅興違戾至此豈不大失本意乞下戎司具析仍責令遵守舊制三屯頗嚴憚焉崈所謂狃於陵夷蓋專指挺也

是歲蠲減蜀中重額錢

四川經總制錢額理五百四十餘萬緡其一百三十一萬緡贍軍一百三十四萬緡應副湖廣總領所一百六十九緡上供六萬餘緡諸郡支用上初受禪因少監劉光祖之請損湖廣三年錢四百六萬八千緡對減鹽酒重額錢即此錢也然四路憲司歲歲撥湖廣錢實止六十萬緡而已又以買物價計之折閱中半僅為三十萬緡楊輔時總蜀計又撙節三十萬緡

以益之自紹熙癸丑以後對減九十萬緡之數遂以為常訖開禧丙寅凡十有四年蜀人需減放之恩無慮一千二百六十餘萬緡上之施博矣

紹熙四年癸丑春正月更陞差將校法

詔江上諸軍陞差統制至准備將者令主帥觧發三人赴總領所選擇一名事既行諸將皆不以為便慶元三年二月詔令陞差並委主帥選擇令總領或屯軍處守臣審覈保明申密院紹熙指揮勿行按此附記

慶元三年事蓋因陞差法終言之原本直標年月編次殊未明晰書中似此甚多今一切姑仍其舊云

三月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紹興中高宗嘗諭趙鼎曰唐用宗室為宰相本朝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久之因執政進擬又諭秦檜曰宗室賢者如寺監秘書省皆可以處之祖宗不用宗室為宰相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然是時宗室侍從亦未有卓然可稱者逮乾道初汝愚以廷策冠天下已而趙彥中復舉博學宏

詞中選一時皇族尤號得人至是樞府有關壽皇欲用汝愚既出命矣察院汪義端有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以為宰執疏留中不出汝愚家居力辭疏至十上上為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黼案黃黼汝愚傳作黃裳裳傳亦載此語黃黼未嘗為給事中也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至誠懇懇出於天性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義端識見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備朝列義端由此補郡汝愚猶不拜上諜於壽皇遂命宰執召

當筆學士申諭聖意謂高宗聖訓本以折秦檜之姦謀故答詔有云若乃紹興之故實蓋有為而言況我壽皇之疇咨欲播告於衆蓋為是也汝愚乃受命是時大臣恭謝者多不得對壽皇欲見汝愚乃因葛邲等入謝相繼宣引後二十餘日汝愚始入謝壽皇曰卿以宗室之賢為執政乃國家盛事卿在蜀時所進奏議甚善朕嘗觀此書可與資治通鑑並行踰年以定策功拜集賢相汝愚援高宗聖訓力丐免上許焉

未幾留正奉祠汝愚卒為相才數月而為正言李沐所擊去位復召義端為中書舍人吳宗旦為詞有曰烏府彈文副墨行於蠻貊蓋謂此也汝愚之再相也御札賜詞臣樓鑰有度越拘牽不膠者卓之語及汝愚貶永義端適當制首引劉屈氂李林甫事以為言蓋申前日之論而俾来者不敢復拜焉時趙彥逾守蜀衆因以定策之功歸之然但累遷資政殿學士奉祠而已不復除執政矣　汝愚之未召也楊王休為

成都路提刑時張縯守漢州甚失士民之譽王休按治之汝愚素與縯厚格其章不下王休言不已乃除縯直秘閣奉祠縯聞命久不去王休怒坐郵吏印書狀報之縯答以未受堂帖為詞卒不去王休不勝其憤明年明堂王休應任子汝愚已得政謂其按發不當格不行慶元初王休入朝自訴有旨給還王休後累遷禮部侍郎

定薦舉改官法

趙汝愚之帥蜀也甞建言舊法聽三考薦舉改官者皆以三考為一任舉其成數而言今於三考之外未嘗零日内輙敢依傍干請已非法意今又該遇覃恩盡行補轉若一併許於二考之外聽舉改官竊恐干進之徒與夫勢要皆預得為他日計而孤寒安分廉恥自將者欲脫選調愈不可得欲望將選人一例許與第二任方得薦舉改官庶幾仕進公平不妨寒畯之路不報上即位汝愚入政府乃舉行之又詔未

成考人不以罪去者於後任轃成三考聽舉改官初任未成考者勿聽著為令

夏五月左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待罪

上在儲邸武臣姜特立主春坊及即位除知閤門事特立麗水人以父死事得官頗能詩士大夫或稱之淳熙中趙汝愚為閩帥特立為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海賊犯閩中特立以一舟先進遂獲之孝宗以為才召為閤門舍人未幾同春坊事紹熙初留正為右相

論其招權納賄之狀詔與外祠時周原缺廷策有云陛下近逐一讒諂招權納賄之小人而天文卷舌之星為之不明者累月若積其實德每事如此何求而不得者謂特立也至是除特立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又召赴闕賜裝錢二千緡正復上疏言唐憲宗將用李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及召承璀還先罷絳相本朝名臣范祖禹作唐鑑言二人不可並立於朝此書屢經聖覽今特立召用臣合罷相與李絳一同

不報給事中謝深甫復劾之上批朕閔其舊臣無辜而去特與贍行汝愚在樞筦亦以為言上不許六月已巳正又言臣與特立理難並立於朝乞早賜處分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時正已待罪六和塔上亦不復宣召也久之正復繳還上前後所賜賚及出身以來告勑且上奏自敘嘗陪侍儲邸及翊輔初政乞保終始詞指甚哀不報正累不得命乃復待罪於范村之佛寺奏乞歸田里不許又請住給廩

禄詔權行住支頃之百官啟建重明節於明慶寺正

請就范村詔從其請九月丁卯百官上壽紫宸殿詔

以右相葛邲為班首而正自立少保班上壽班退復

還范村待罪始正之出國門也諫官章頴以劄子留

之陳傅良為起居郎請直前奏事上諭閤門止勿進

時上以疾不過重華宫已數月從官數以為言十一

月上既朝重華宫庚辰特遣右司郎官徐誼召正於

城外辛巳正始入朝復赴都堂視事是行也正待罪

凡百四十餘日云命特立仍為浙東總管於是竟不

召寧宗登極遷和州防禦使慶元元年冬復引疾奉

祠嘉泰元年春拜寧遠軍節度使時年七十七矣特

立有詩數千篇楊廷秀序之號梅山集

親試舉人

賜陳亮以下三百九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聽新進士致仕

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府司户參軍自以禄不及養

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皆予初品官封葢異數也

是秋録先聖後

衍聖公孔子後也歷代皆有封元祐中加賜田百畝紹興中衍聖公孔玠避難渡江高宗以林廟隔絶八年夏以衢州田五頃賜之二十四年玠卒復以其子搢為右承務郎襲爵奉祠事淳熙中入侍擢建昌守久之坐妄用庫金貶秩遂不復用焉紹熙初搢累遷

至朝散大夫未幾卒至是詔以子文遠爲承奉郎封衍聖公令其族人間有登進士第者

冬十一月戊寅上朝重華宮

左丞相留正復視事按據前留正待罪日內此事在十一月辛巳今併繫之戊寅下蓋原本誤脫日也

十二月甲午朔詔測驗天文

布衣人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景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歷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蓋陳得一

劉孝榮所造四歷皆未嘗測影止是寫擬分數所以

後天乞將修内司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

之時朝廷多事未暇治歷也

以朱熹為湖南安撫知潭州

是冬使人自金田金人問朱先生安在答以見已擢

用田白廟堂遂有是除先是朝廷除熹帥廣西不就

於是以辭遠就近不為無嫌力辭踰年乃拜命

是冬更獨員薦士法

紹熙初命帥守監司薦所部人才既而濫薦者多言者謂今被薦者猥衆朝廷疑其私而不信病其衆而難從其間縱有賢才不免與僥倖者併棄請條約之乃詔帥守監司自今毋得獨員薦士

兩朝綱目備要卷二